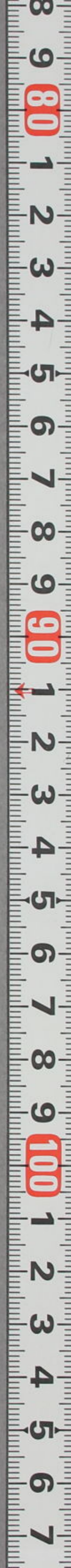




野容叢書

三

119  
3



門 4  
號 119  
卷 3

藏北五  
本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五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暉張昞校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  
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  
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世說舉樂松之



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  
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  
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  
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  
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  
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于楚幽王乃黃氏之

子所謂羸羊之先當不歆非類余考晉元帝乃  
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  
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  
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  
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  
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  
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  
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考世  
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  
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任也從事  
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爲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

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  
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去解印綬去辟司徒  
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  
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  
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  
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狙饑荒諸郡  
飢餓公開倉廩以救之王者以舊典宜先請公  
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

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為然于朋友亦然異

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于兄弟也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施于僧亦不為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為兄弟事而莫知其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

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章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為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為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去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裋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賣田百畝

以共車馬一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為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為異嗚呼率天下為偽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尊羹鹽豉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尊豉所出之地而世說

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緡素雜記漁隱叢

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末下少見出處又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閩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旦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

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

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馬上奏之石崇  
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  
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  
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  
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  
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蓋

承前人誤蓋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  
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  
畝直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  
畝十千與斤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  
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王倍其直而  
邇年以來有司狃于姑息所在習禎為風舉向



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榮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樽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

俗釀酒聽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厨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書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厨知此語舊矣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為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為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藏命作姦剽攻者藏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為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為太尉乘傳

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為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退閒

唐人秦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二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嘗考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

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公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

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而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分注謂綬之色此語豈無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

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選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同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時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米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曾見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

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 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與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  
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  
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為言想晉時之弊  
莫此為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  
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加入私門有以見當時  
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為

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  
民召證謂曰汝何為離我兄弟眾惟懼證容止  
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  
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  
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

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連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入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

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

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緡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道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 少翁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



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余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觀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

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

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竝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自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

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撻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下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

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狐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

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被誅景帝  
猶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  
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  
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  
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  
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  
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黃  
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

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  
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  
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  
也

借書一鵠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  
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

入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為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甌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甌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甌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二篋歸亡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鷓乃作鷓

夷之鷓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一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為漢平

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  
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  
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  
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  
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  
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

征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  
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  
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  
于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  
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  
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訛以古人之迹見繩烏  
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  
厚氣象

蔡邕女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  
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  
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  
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  
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

暮春二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二月  
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惟宸實掌喉脣尚書  
為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顧此語承襲已  
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  
宋文帝曰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  
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

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  
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  
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  
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

王建襲杜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  
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素  
芻之意嘗考杜意又出於傳休奕盤中詩曰惜

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  
粟

兒寬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  
吏寬以孺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  
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  
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  
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



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  
異曰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  
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  
寬為秦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  
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  
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  
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  
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非地

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  
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  
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  
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  
其大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  
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

吏稍侵辱之既出口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禱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魯繇聽之

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  
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  
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  
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

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  
怪二字莫知所自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  
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  
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  
以為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  
 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塞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  
 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  
 於徐幹中論曰文王敗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  
 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  
 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  
 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  
 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  
 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  
 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  
 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  
 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  
 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瘡首為一義  
 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瘡為消病惟禮部韻

瘡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抑韻注酸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病為不同是認二字為一體矣

###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枕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余謂不若易

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 江淹擬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令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

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  
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  
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  
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  
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  
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  
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  
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 八表

以千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去年開  
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  
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  
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千年爲一表爾近時壽  
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  
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闡  
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爲登字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  
 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  
 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于短兵下無鏖臯  
 蘭下一句于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  
 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  
 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

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  
 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  
 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  
 孺閔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  
 李固傳章曰太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  
 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

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六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叟張炳校

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





也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其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掃

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而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死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棗具

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  
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  
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鉏且  
戒妖會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  
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余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

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  
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  
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  
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  
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  
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

卷之六  
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  
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  
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  
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  
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  
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  
王導之孫珣珉謚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  
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與有搏者

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  
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  
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  
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  
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  
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  
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川名  
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事

不就避於利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利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一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是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

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  
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  
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  
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  
入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况其  
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  
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上之求知相須若  
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

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  
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  
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  
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  
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  
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  
以佼佼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  
之才云云一書皆用此意

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在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

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余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殺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典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  
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  
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  
漢也余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  
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  
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  
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  
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

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  
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  
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  
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  
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  
人矣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旣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邪。

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太官乘輿十涑銅料，重二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掬，第二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侯鉦銘：侯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晉夫放守史凡塚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二字省其文意亦如



此二銘甚相類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  
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  
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  
戊之文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  
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  
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  
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  
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

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  
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  
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  
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  
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  
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  
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  
候鉦銘無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

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黍字古人七字  
有如此借用者因知井齊文宣以七爲黍而誅  
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  
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  
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  
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

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  
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  
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  
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  
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  
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  
釋紉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  
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

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  
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  
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  
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  
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  
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散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

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  
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  
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  
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間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  
者似覺意豐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  
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  
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  
謂寵字難改余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爲穩

帖也又考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  
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刻  
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

游士持書十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  
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余觀沈亞之集  
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  
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

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  
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  
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  
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今  
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  
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  
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  
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

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耳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

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權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一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擇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

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

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塔鄭鑑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文人東南英注謂文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余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

###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王珪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  
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  
玄齡等過其家李閱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  
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  
王砮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  
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  
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

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  
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  
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蚘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  
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  
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  
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



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

賈島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

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  
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立轡歸為布衣  
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  
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  
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  
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  
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太  
尹奪卷作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

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  
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  
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  
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  
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  
異向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  
後因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  
韓退之節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

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  
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不謂肆慢  
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余觀  
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  
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  
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羅飛謗責授長江簿  
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  
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

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  
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  
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  
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  
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  
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

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  
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太  
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  
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  
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  
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辭給  
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

之族是皆輕于喜怒刑賞往往如此正自其輕  
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于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  
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  
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  
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母為權首將受

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  
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  
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至父偃  
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  
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

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  
取本朝文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以温公學術  
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  
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  
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  
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  
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余叔祖嘗以桃符巧  
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

老子自婆婆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  
令温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  
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  
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真相公燮  
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  
華第二篇之句比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

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余謂真誥玉條脫事  
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  
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  
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  
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  
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  
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  
即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

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  
温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  
蠻詞丞相令孤絢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  
而遽告於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中書內坐將  
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  
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為方城尉流  
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  
場屋黜為方城尉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杜  
荀鶴詩如曰祗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  
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  
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  
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  
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

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白愁來明白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遜齊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 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代楚傳引官古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不知是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



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

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  
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  
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金叵羅入詩中  
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  
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  
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分初若是而逢殆

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  
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  
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二人成虎鄧析春秋魯  
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于鄧之  
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  
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  
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  
為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

二日言與火直故云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手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手此意出于汪彥章京

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遊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瓌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齊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

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睚眦也  
此孫皓陳叔寶窮後極麗性日不足而今日之  
荒坡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

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  
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  
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  
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

稱端午也。余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

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余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六 終

劉公重信禮教美善公之六

公之六

如日葵暎其幽言率中感而鼓可映

自昔以來東華不心一職宋書長一率令後即

公然亦以其文公率知為平竟為余臨平率

而高其德曹亦平率海自與心亦不其公

寺前古所長顯不心既請將書與公也

